

●“八一”专栏●



战友茉莉说，女儿高考成绩不错，准备填报军医大学，到部队建功立业。看着茉莉红润的脸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，我的思绪倏忽回到30年前，回到我的高考岁月。

那时的高考是在7月。我和战友晓平、嘉林，一起报名参加军校考试。那天天不亮，就有军部小车排的驾驶员，在门外大声叫我们的名字。我们三人睡眼惺忪地爬起来，洗漱一下冲出门外。

上了车，开车的老兵班长看着我们疲惫不堪的样子，眼里满是疑惑，“昨天晚上你们还在军礼堂演出，今天就去考试，你们……复习功课了吗？”

晓平和嘉林没吭声，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……没有，那些课本……都还没看几页哩……”



时间进入1979年初，转眼间，高炮营来到滇南这座大山上，临战驻训近一个月了。这天晚饭后，突然接到看电影的通知。当全连整队完毕正要出发时，路上传来阵阵嘹亮的歌声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……不知哪个单位的一支支队伍，雄纠纠气昂昂地从我们宿营地前走过。整齐的队列和歌声，是扑面而来的高昂士气。这就是我们的部队，平时看上去很平常，可一听说要打仗，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，这就是红色基因的力量。

部队带到了指定的一块空旷的场地上，两根刚刚竖起的木杆上，正在张挂银幕。各单位依照划分的场地依次坐定，一位首长宣布：“一营接受了新任务，明天出发，今晚举行电影晚会为他们壮行。”仔细一看，说话的是二团王副政委，因驻训点相邻，团里放电影也捎带通知了我们。“放映队到师部拉片子去了，趁这个机会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。何一平，你来打头炮。”

副政委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噌地站起一个头不高，长得非常精神的年青人，“一连全体，听我指挥，‘向前，向前，预备起——’队伍中响起雄壮有力的《解放军进行曲》，一首唱罢，他侧身调头，高扬双臂，‘我们唱完了，二连来一个要不要？’

人群中立即大声应答：“要！要！”何一平带着连队拉起了歌。这时，一旁的队伍中也站起来一位，“唱得好不好，妙不妙？”

“好！”“妙！”

“再来一个要不要？”

1949年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，我们这个小村庄里的人，差不多都已经入睡了。可是，不知是谁家的一条狗，一声紧一声地，把寂静的村庄吠得无法平静，这是有陌生人进入村庄了。

母亲像是听到了什么，说：“他大，屋外面好像有人在走动，还有人在说话。”

“老班长，我们就这样呆在外面可有点受不了了……”

“小声点，别打扰老乡睡觉……”

外面两人的这番对话，母亲不仅听得非常清楚，也断定他们一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解放军。

母亲穿衣下床，先点亮一盏香油灯。尔后，她迈着小脚，慢慢去开门。父亲也已起床，他不放心，就跟在母亲身后。只见，屋外面十多个军人，有的蹲在墙根下，有的



纪录

1993,七月的军校之梦

刘琴

老兵班长一听，眼睛顿时瞪得滚圆，嗓门也大了起来，“啥？书都没看几页？人家那些考军校的战士都是全部脱产，到复习班集中学习好几个月，还有教员给他们上课讲题，就这样也不一定能考上，你们连书都没翻完就去考试？这不是开玩笑吗……”

我更加窘迫，声音小得如同蚊子，“只能仗着那点……老底子了。”

老兵班长斜了我一眼，“啥？老底子？到部队好几年了，老底子再好，也忘得差不多啦！”

老兵班长的话，让我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再看晓平和嘉林，三人不禁面面相觑。

7月，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，也是我们一年中最忙的时候，军部宣传队要到集团军所属的师旅团及直属单位演出。开完动员会，整理好携带物品，我们登上骊山大客车，开启巡回演出旅程。

常言道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我们和其他连队的战士一样，服役期满同样面临进退去留。有的战士退伍回乡创业，有的战士被选派学习技术，有的战士留队转为志愿兵，更多的战士刻苦努力，陆续考入军校。

我热爱军营，从穿上军装那天起，我就立志扎根部队。尽管创作任务艰巨，尽管没看几页课本，我仍然抱着满腔希望走进考场。等到试卷发下来，看着密密麻麻的试题，我仿佛从梦中惊醒，好长时间都无法将思绪集中到卷子上来，所谓的“老底子”瞬间变得遥远而模糊。

看着别的考生从容地答题，听着考场响

起刷刷的写字声，握笔的手紧张得发抖，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。我清楚地听见心跳得咚咚直响……

两天的考试结束后，其他考生叽叽喳喳地说笑着，到市区逛街去了。我哪有心思游玩，一个人来到考场附近的芳草湖。脑海里一遍一遍回想着做过的试卷，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沮丧，不禁泪流满面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天上下起蒙蒙细雨，我呆呆地坐在湖边的石头上，一动不动。突然，头顶上的雨消失了，一把大伞罩住了我。我抬头一看，顿时惊得站了起来。来人是负责考场的那个年轻的中尉监考官，瘦高的个子，俊朗的脸庞，周身透着一种威严。

看着他真诚坦率的眼睛，我没有了顾虑，把担忧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。他静静地听完，仍旧淡淡一笑，“你现在的心情我感同身受，六年前的我，又何尝不是呢？”我顿时愣住了。

我完全没有想到，这个外表透着沉着冷静的监考官，身后同样是一段令人感叹的路程。在同年入伍的战士中，他第一个报考军校，连考两年均以几分之差落榜。世界在他眼里失去了色彩，他难过得茶饭不思。连长把他从灰暗的困境里拉了上来，为他推开了希望之窗。

兄长般的连长，鼓励的目光，操场边高大的白杨，不知名小虫子的叫声，成为他脑海中最难忘的影像。他感到身后有无数双手在推动着他，耳边回响着亲人的叮嘱：“五伢子，加油啊！……”梦想之花在第三年高

时刻

1979,唱响战地军歌

布坤明

“要！要！”二连哪肯轻易就范，反要一连继续。小何把球再踢回去，“叫你唱，你就唱，扭扭捏捏不像样。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快、快、快！”边拍手边有节奏地大声催促。

拉歌，不是哪个单位的独家表演秀，也不是你一首我一支的轮流坐桩，而是你来我往的攻防战。这个过程常常有意想不到的精彩，这正是拉歌的魅力所在。

几个回合下来，二连也就不再扭捏了，唱了一首《说打就打》：“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。拈一拈手中枪，刺刀手榴弹……”特定背景下这首歌太合时宜了，唱得起劲了，接着又来了一首《我是一个兵》。唱罢，没等指挥者开腔，突然半空中炸雷似的响起一句，“我们欢迎一营一起唱一支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、好！”人群里哗哗鼓起掌来，不知谁带的头，唱起了《军民大生产》的调子，“一营那个嗨嗨，歌儿唱得好那个嗨嗨，西里里里，啦啦啦啦，嗦啰啰嗦，唱得好那个嗨嗨。一营，唱一个，唱一个，一营！”

现场的气氛进入高潮，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吸引，不由自主地凝神于此情此景，也加入呼喊的队伍。一营拥有一连、二连两个红军连队，是各级首长倚重的尖刀和拳头，所执行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此时人们一边倒地將矛头齐刷刷地指向一营，分明是让出征前的他们以歌言志。

“好吧，我们就唱支《英雄赞歌》。”一个30多岁的汉子站起来果断表态。看他干脆利落的作派，像是营长。“何副指导员，你来统一指挥。”

“烽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，侧耳听……”何一平起音并熟练地打起了拍子，虽然原是优美抒情的女声独唱，但让几百名男声唱来，更是别具一格，充满阳刚又带着几分悲壮，更加显得气势磅礴。

“加油，加油！”四周响起一阵阵声浪和

旧时光

1949,炊事班叔叔到我家

陈崇坤

靠墙站着。

“大哥，大嫂，请原谅我们深夜来到村庄……”

说这话的是一位50岁左右，胡子拉碴的老兵，大概是个带队的。这当儿，他握住父亲的手，长话短说他们这支解放军从何而来。父母亲这才晓得，渡江战役期间，解放军的这支先行部队，在穿越大别山后，奉命率先到怀宁，为渡江战役做战前准备。今夜，暂驻扎到我们陈家村庄。

为了让战士们进屋休息，母亲将我们一家老小临时挤到东厢两间房里，腾出另外两间空屋。

“大哥，太麻烦你了。”老班长见我父亲从屋外弄来一大捆稻草，给他们铺好，不由感谢地说。随后他们把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解开，铺在稻草上，和衣而眠。之后，父亲告诉母亲，别的农户家，也都像我家那样，主动让出空屋，把干稻草铺到地面上，以免解放军睡时受凉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们这个村子可热闹了——住到各家的解放军，一听到起床出操的军号声，全都一跃而起，随即叠好被子，到屋门前稻场上集中。接下来，出操结束。战士们把各家房前屋后及屋左屋右，全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各家水缸都挑得满满的。

我家住的是炊事班，为了不影响我家烧饭，老班长和几个战士，一大早就动手，在我家屋外场地上搭了个临时的土砖锅台后，老班长立即带着炊事班的战士，去屋后的柴山上捡些干松柴来烧饭。

上午，我母亲和几个姑娘媳妇，给炊事班送菜的时候再说，这些小菜不要钱。可就在这时，过来一位解放军干部，非常和气地一边谢过老乡送菜，一边让管事务的人当即付给菜钱。老乡们不收，管事务的人说：“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这是我们的纪律。”

炊事班的三餐饭，比我们庄户人家开得早。每到开饭，各班战士们都自觉排着队。

考时终于绽放，他考入向往已久的解放军政治学院。

是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从天而降的幸福。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靠的都是永不言弃的信念和拼搏。我们是军人，面对挫折和困难时，要更坚强、更勇敢，咬紧牙关绝不退缩。

回到部队后，我更加刻苦自律，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中。一篇篇作品陆续创作完成，有的搬上舞台，有的登上军报，有的制成专题片下发部队，参加军区文艺汇演屡屡获奖，为部队争得荣誉。一张张喜报，一枚枚军功章，一本本红得耀眼的获奖证书，印证着那些与明月繁星相伴的夜晚，也印证着曾经的辛苦劳累都化为云烟。随着一纸任命，我被破格提干……

多少次季节更迭，多少个炽热的7月，许多场景已模糊，许多往事已淡漠。唯有那年7月，那个考场，那片湖水，那真挚挚的眼睛，珍藏在记忆深处，清晰如昨……



他说得很平静，我的心里却翻江倒海，倘若真的到了要用竹筏子强渡的地步，战斗激烈的程度和造成的伤亡可想而知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光荣的那一个。

不一会儿，运送竹子的战士陆续穿过公路，我们的车队缓缓启动，何一平和他带领的队伍，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。“人民战士驱虎豹，舍生忘死保和平”，他们的歌声在我的耳畔久久回响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2月16日晚，我军大部队利用夜暗，在多个渡口利用冲锋舟、橡皮舟偷渡红河，一举突破敌人防线。事非经过不知难，看似风轻云淡的偷渡，背后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异常艰苦，成功绝非侥幸和偶然，而是建立在完整周密地应对各种最困难、最复杂情况，包括用竹筏子强渡准备之上的厚积薄发。

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，不知多少战士在烽烟滚滚的战场上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一往无前，冲锋陷阵，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安宁。

为什么大地春常在，英雄的生命开鲜花。



那个中午，母亲因为忙而烧饭太迟，这下可把6岁的我饿坏了，就悄悄去厨房拿了个小碗，到炊事班先要点吃的。那时候，我根本不懂这是否体面。

“喂？咱的队伍，今天竟多了娃娃兵。”有个战士戏笑着说。老班长一看是我，就把我牵到他身边，给我盛了一碗饭，还夹了菜。临了，老班长还招呼我，没吃饱还来盛。

那时，我虽然很小，但我对穿黄军装，头戴五角星军帽的解放军特别有好感。比我大6岁的二哥，还同炊事班管事务的小马叔合照了一张照片，今天依然保留着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很好奇地看着两位解放军叔叔正向土砖围墙上刷写大幅标语，就问：“叔叔，这上面写的是啥？”其中有位叔叔一个字一个字念给我听，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”

转眼，到了第三天清晨，母亲喊我们一家人快点起来，说解放军叔叔们一会儿都要离开村庄了。我一听这话，就赶忙下床，让母亲领着我来到了炊事班。只见，老班长他们全都备好了行李，正准备到房前屋场上排队。就在这当儿，我快速来到老班长身边，紧握着老班长的手，依依不舍。老班长呢，一见到我，忙蹲下亲了我一下，尔后牵着我的手，向前来送行的我们一家人握手告别……

多少年后，我才懂得，当年的解放军和我们老百姓，真的是军民鱼水情深分啊！

如意讲堂的大门旁，一棵野生的楮桃树，穿过楼体高空的空隙，自由伸展着无数的枝桠，层层碧绿的叶子，映衬着一面红墙。

我转过墙去看，那里是茂密的竹子，根本看不到楮桃树的树干，显然园林规划里绝没有它的立足之地。可它偏偏在旮里里长起来，出人意料地在高处的夹缝恣意长大。

随处可见的楮桃树，历来不被人喜欢。

楮桃，也叫谷树。宋代朱熹说：“谷，一名楮，恶木也。”《诗经》《小雅·鹤鸣》是这样写的，“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谷。”谷树，是楮桃树的别称。看来楮桃是一种很古老的树种，但与高大的檀树比又细又矮。有人认为楮树喻指小人，这让我想到，庄子《逍遥游》里，从地面飞到树上的蜩与学鸠之与九万里高空飞翔的大鹏鸟。

20多年前，我买菜路过的博物馆南门外附近有楮桃树，不高，斜逸的枝桠蓬勃成丛，挂着红浆果，球状，有肉质的绒毛。小鸟时来啄食，熟透的果子落在地上，像写意画里的泼墨，地上一滩滩的，怕沾了鞋子，躲着走。

女儿小时候，养了两条蚕宝宝。桑叶告罄，蚕宝宝摇着脑袋找吃的。哪里去找桑叶呢？夜晚，我骑上自行车载着女儿，跑了几大半座城，企望在绿化带里找出桑树枝条。寻寻觅觅，望眼欲穿，仔细辨认叶面巴掌大，有着一层泛白的绒毛，叶如心，可偏偏有缺口，像被谁咬过了——无数的楮桃树叶子，竟没有一片桑叶，我对它又多了一层憎恶。

如果把成材作为标准，楮桃的树干没有白杨的挺拔，花朵没有桃树的艳丽，果实也不算美味，叶子也不像桑叶能养蚕。如此，楮桃树实在没有被喜欢的地方了。可它从远古到如今，几近无处不长。人家的院墙缝里，冬青丛里，河滩上……

10年前，单位搬迁到北湖，附近的村庄陆续拆迁，我在废墟上发现太多的楮桃树。张扬的枝条，跋扈的树冠，汪洋恣肆，一点不嫌出生之地的粗陋。

有一次散步，眼前一片断壁残垣，依稀生长在院子的树，在荒败里迎着又一个春天。两个包着花头巾的妇人，在一堆乱砖上踮着脚，一手拽着树枝，一手麻溜地摘下什么，放进臂弯的布兜里。一些树枝拉扯断了，露出惨白的折痕，在乍暖还寒的风里，书写着世间的无常。树上簇簇的蓇葖，毛毛虫一般。

去唐口，在农家乐饭馆里吃饭，端上来一大盘子馏菜，蒜汁调的，软糯，清香，原来是楮桃蓇葖。友人说，楮桃树有雌雄，雄树的花蕾是长的，可以吃，雌树的花蕾是球状的，结出的果是不能吃的。

第二年春，我在北湖的芦苇荡边上，见有一片细密的楮桃林。约了同事去采，回家淘洗了无数次，蒸了一锅。入口清香软糯，满满的植物的气息。

春意阑珊，楮桃树的花像乳白色的米粒，一点儿不惹眼，引不来蜂蝶，不知它是怎么传粉的。但鸟儿吃了它的果实，会把种子散落在天涯海角。

之后，楮桃树曾在的废墟，被一排排楼房和街边花园代替，它们隐去了身影，不多时日，竟在不起眼的地方，又悄悄冒出新的植株。只要不被拔杀，它们就自在地上；被拔杀了，也用了别的方式再生。

在如意讲堂开会，远远看见那一树绿莹莹的叶子，半遮半掩着点点嫣红，宛若一树的鲜花。走近了，地上零落着几颗圆绒绒的果子。熟透了，自然落下了。

驻足，仰视，良久，不得不感慨，没有了活路也要活的楮桃树，好样的。

■本版摄影 毛毛

美食天下

一碗乡愁面

张燕峰

从我热衷观看的美食节目意外发现，无论是江南，还是北国，人们大都喜欢吃面条。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唤醒的是母亲的味道，是乡愁的味道。

面条是我钟情的食物，尤其出门归来，第一餐必是面条。奔波跋涉的疲惫，红尘辗转的委屈，对家和亲人的思念，都在一碗面里消融。吃完这一碗面，则笑意盈盈，眼神晶亮，整个人都神采奕奕。

读初中的时候，学校离家20多里，回家心切。周六中午放学，连午饭都不吃，直接骑车回家。那时力气小，到家也是午后一两点钟了，灰头土脸，疲惫不堪。

母亲已把擦得锃亮的黑砂锅放在火炉上，锅里的热汤翻滚，翡翠般的白菜叶子，悠悠然，浮浮沉沉。一把切得又细又长的面条，放入沸腾的汤中，又把一枚鸡蛋打进去。几分钟后撒入香菜末，再淋几滴香油。盛入碗里，嗅一下，香气扑鼻，心一下子就醉了。

面条软而筋道，荷包蛋洁白嫩滑，面汤香喷喷的。连面带汤吃下去，鼻梁上沁出亮晶晶的汗珠，肚子贴贴，浑身舒坦。一抬头，母亲正笑吟吟地望着我，目光中的慈爱汩汩流动，像清澈的山泉水一样。顿时，幸福像山间晨雾，在我心间弥漫开来，充溢在身体的每个角落……

后来渐渐成为习惯，每当我从外面回家，母亲都给我煮一碗面条。仔细品味，面条里藏着故乡泥土的芬芳，藏着乡人的精神密码，也蕴含着浓浓的母爱。母亲的希冀和祝福，都在这碗热腾腾的手擀面里。家乡的佐料，沉淀了面的味道，难怪那样香，那样香。

再后来，我像长出了翅膀的小鸟，飞离了家的枝头，又飞越千山万水，飞到遥远的异乡。多少次梦回故里，都是那红彤彤的炉火，那只黑中透亮的老砂锅，那一碗混合着葱花、香菜、香油的面条。醒来，心里久久不能平复……

在异乡的街头踟蹰、徘徊，目光像探照灯一样，仔细搜寻一个可心的面馆；或者早早起床，混入采买大军，千挑万选采购上好的食材，自己下厨，用母亲的步骤按图索骥，结果总是形似神远，差强人意。

恍然明白，那碗香气迷人的面，是有了岁月的加持和母爱的守护。漂泊30年后，满身风尘，倦鸟归巢，最暖心暖胃的还是那一碗家常面。只是，母亲垂垂老矣，再无力捧出那碗母爱的手擀面。

就让我煮一碗喷香稀软的面条，反哺时光雕琢中渐渐老去的白发慈母吧。

物语

好样的，楮桃树

吕廷梅